



《资本论》研究丛书  
主编 陈征 李建平

Karl Marx

# 《资本论》解说（第四版）

第一卷

陈征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资本论》研究丛书

主编 陈征 李建平

Karl Marx  
Das Kapital

# 《资本论》解说（第四版）

第一卷

陈征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论》解说：全三卷 / 陈征著 . —4 版.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9  
(《资本论》研究丛书 / 陈征，李建平主编)  
ISBN 978-7-211-07756-4  
I. ①资… II. ①陈… III. ①《资本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IV. ①A8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3933 号

## 《资本论》解说（第四版）

ZIBENLUN JIESHUO

著 者：陈 征

责任编辑：陈斯敏 林俊杰

特约编辑：韩腾飞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03.25

字 数：1652 千字

版 次：2017 年 9 月第 4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11-07756-4

定 价：268.00 元（全三卷）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陈征，1928年生，祖籍江苏泰安。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点、硕士点和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创始人、学科带头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委员，国务院学位办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福建省社科联原副主席。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原副会长，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从事《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六十余年，代表作《〈资本论〉解说》是全国解说《资本论》全三卷的第一部著作。创建了现代科学劳动理论和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理论，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荣获国家级社科优秀成果奖、优秀教学成果奖以及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十余项奖。198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4年被评为福建省首届杰出人民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资本论》研究丛书

《资本论》解说（第四版）第一卷

《资本论》解说（第四版）第二卷

《资本论》解说（第四版）第三卷

论现代科学劳动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

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研究（第二版）

《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第三版）

《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第三版）

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上册）

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下册）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永放光芒

——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上册）

《资本论》永放光芒

——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下册）

# 总序

《资本论》是马克思倾其毕生心血写就的政治经济学鸿篇巨制。《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从 1867 年问世至今，已整整 150 周年，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退，而是愈发流光溢彩、历久弥新。

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本著作像《资本论》一样，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遭遇歌颂与攻击如此激烈的双重命运：工人阶级视之为“圣经”，资产阶级则把它看作洪水猛兽。究其原因，正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的深刻揭示，从而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资本论》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方法，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深刻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科学阐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它是一把刺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尖刀，是一支吹响社会主义胜利进军的号角。20 世纪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充分证明了《资本论》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改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遇到了空前挫折，所谓“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等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甚嚣尘上，《资本论》也被认为是已经“过时”了。进入 21 世纪后，资本主义的

内在矛盾和深刻弊端日趋严重，尤其是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再次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非如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成为过去式，而是愈演愈烈。与之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则表现出强劲发展势头，风景这边独好，为世人所瞩目。以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在 10 年后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是否已经仅在 10 年时间内就实现了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向危机的转变”？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山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重回〈资本论〉》。今天，我们要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有必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从中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诚如西方一位知名学者所言，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

针对有人鼓吹《资本论》过时的论调，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远的不说，就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资本论》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是一座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宝库，它蕴含着马克思在哲学、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美学、文学、历史、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宝贵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构建离不开《资本论》这一经典著作，如同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并落实到怎么用上来。我们应该以《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导，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

心，从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努力揭示中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马克思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在 21 世纪不断推向前进。

为了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全面展现《资本论》的研究现状和成果，进一步推动《资本论》传播、研究、运用、创新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添砖加瓦，在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积极倡议和大力支持下，福建师范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经济学院组织出版《资本论》研究丛书。丛书由陈征、李建平担任总主编，共 8 种 12 册，包括：陈征著《〈资本论〉解说》（第四版）（全 3 册），陈征著《论现代科学劳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陈征著《社会主义城市地租研究》（第二版），李建平著《〈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第三版），陈征、李建平、李建建、郭铁民主编《〈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第三版），李建平、黄茂兴、黄瑾主编《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上、下册），李建平、黄茂兴、黄瑾主编《〈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李建平、黄茂兴、黄瑾主编《〈资本论〉永放光芒——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50 周年》（上、下册）。丛书前四种属个人专著，后四种则是集体研究成果的结晶。对于参与集体成果研究的作者和论文被我们选用的作者，在这里谨表深深的谢意！

由于本套丛书篇幅较大，而时间又很仓促，所以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挚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陈 征 李建平  
2017 年 5 月于福州

# 我与《资本论》\*

——《〈资本论〉解说》第四版代序言

陈 征

我今年已八十八岁了，虽然也做过一些行政工作，但一辈子主要是当教师。围绕着《资本论》，学习、研究、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直至运用、创新和发展。我的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大都是围绕着《资本论》转，可算是同《资本论》结了一辈子不解之缘。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择其要者，聊志鸿泥。

我祖籍江苏省泰县（今泰州市姜堰区），祖父是秀才，父亲是中医。四岁读书，白天上小学，晚上读古书，到十岁时就读完了“四书”、《诗经》《左传》《楚辞》《古文观止》等经典。进中学后不久，因日本入侵中国，学校停办，辍学在家。其间还做了一年小学教员。抗战胜利后，考入无锡国专（后改为中国文学院）学习文史。学习期间，与进步同学一起读了不少进步书籍，除了读《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外，还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资本论》等。当时看不懂《资本论》，说不上有什么印象。有次正在偷偷地看《资本论》时，一位同学从身后拍我一掌说：“你想做资本家吗？！”我说：“这书是反对资本家的，我怎会当资本家呢？”当时，只知道有《资本论》这本书，但究竟何意，并不完全清楚。

1949年5月，我参加革命，在苏南公学做教育干事、组织干事等行政工作。苏南公学是一所革命大学（学校的前身是设在苏北解放区的华东大学，无锡解放时迁锡，当时江苏省人民政府还未正式成立），该校主

\* 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并收入陈美华著《陈征经济思想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略有补充。现略作改动，作为《〈资本论〉解说》第四版代序言。

要任务是，对输送到苏南解放区的干部进行培训。当时接管的大企业很多，需要一批经济管理干部，为此，苏南公学特设企业财务管理系培养经济管理人才，并规定该系不学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要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由于师资缺乏，领导要我边学边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我虽然没有学过，但领导决定，重任在肩，我就怀着满腔热情，十分大胆地承担了这个光荣任务，力争做好。当时没有统一规定的教材，只选了狄超白著的《政治经济学讲话》，该书包括从商品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部分；参考书只有薛暮桥的《大众经济学》，但这些都是从《资本论》中来的。因此，要备好课、讲好课，就要下决心读懂《资本论》。一遍，又一遍，反复阅读、钻研、思考、表述。这样，由于工作需要，从不懂到基本上懂，从摸不清楚头脑到能通俗地介绍其基本内容，并说明其来龙去脉，不知反复多少遍，才摸进了《资本论》的“大门”。由于我勤奋努力，加上学员认真学习，成绩显著。此班三个月一期，我先后讲授了三四期，得到了同学们和领导的广泛好评。1952年有近两万人的苏南公学开展模范工作者运动，我被评为全校五个模范工作者之一，学生们还专门开了课代表会讨论我的教学特点，并写了《我们的陈征老师》一文，在苏南公学铅字版《学习周报》1952年12月27日第4版刊载。这时，我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又感到这是极大的鞭策，这就为我终身从事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53年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一、二、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三卷定价不高。由于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虽然我享受的标准已由每月一斤猪肉、四两黄烟增加到两倍以上，但也无钱购买此书。思考再三，我下决心开几个夜车，写一篇文章。文章写完寄出后，有幸很快发表。拿到的稿费除买了全套三本《资本论》外，还买了一件衬衫。这也是一个有趣而难忘的插曲。

1952年底，领导把我调到华东党校理论研究班学习两年，这成为我继续深造的极好机会。有名师的讲授指点和同学们的相互切磋，还获得了广泛阅读有关书籍和资料、独立思考、认真钻研的机会。两年的学习，成效甚大，我对《资本论》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并逐步坚定了深入研究的决心和信心。学习结束后我留校工作。不久，中组部又于1955年调

我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工作，主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省委党校理论班有培训地县理论宣传干部的任务，既包括学习当前政策，也包括学习基本理论。当时，《资本论》是该班重点课程之一，由我负责讲授。课后，我根据学员听课情况，讨论时提出的问题，反复研究，及时整理讲稿。既要通俗而准确地讲清楚有关原理，又要通过讨论帮助他们弄懂疑难问题，还要把这些资料不断充实到下一次的讲稿中去。这样多次反复，教学相长，经过七八稿修改，讲稿内容逐步充实、完善。这时，省委宣传部开办了一个《资本论》业余学习班，委派理论处一位处长负责，有省直机关的厅级、处级、科级领导参加，晚上授课，每周一次，要我主讲其中的三分之二课程。因学员经常公务外出，要求我发讲稿。我同意了，省委宣传部将讲稿铅字排印。讲稿除了发给学员，还发给各县的讲师团作参考。他们反映：不听讲课，看讲稿也基本上可以看懂《资本论》了。这些讲稿，就是后来我出版《〈资本论〉解说》一书的雏形。至此，我经历了对《资本论》的学习、研究、备课、讲授，写出讲稿、教材，到基本胜任作为一名教师的初期阶段。

1958年前后，忽然来了一阵狂风，说什么我国当前是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必要再读《资本论》。加上反“右派”后又接着“反右倾”运动，理论班暂停，《资本论》课程也停止了。之后，我被派往农村搞“四清”<sup>①</sup>，上午劳动，晚上开会，下午休息时间恰好用来学习。我把带下乡的《资本论》和有关资料，晚上当枕头，下午拿来读。同时也了解和研究我国当时的农村情况，较深入地研究农业和农民问题。

不久，“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带给社会和人们的是一场灾难。我真是个幸运儿，初期因为生肝病住院，治疗数月，没有受到运动的迫害。但听说东街口有我的大字报，说王亚南是翻译《资本论》的“反动学术权威”，我是福建的“小王亚南”，是“修正主义的接班人”。我听后欣然一笑，想不到竟有如此“美誉”，反而更加坚定了我对王亚南的景仰和研究《资本论》的信心。

<sup>①</sup>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战略，有如草木复苏，大地回春。大学复课了，有不少人都开始读《资本论》了，一时间洛阳纸贵。为什么？据说，有人去请示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怎么搞？邓小平同志说，你不要问我，应该去问马克思，去读《资本论》。因此，人们就把视线转移到这本书上来了。这时候，解释《资本论》的书，已出版的有：王思华的《〈资本论〉解说》，解说了《资本论》第一卷相关内容；在《中国经济问题》月刊上，每期还刊有王亚南等对《资本论》第一卷相关内容的讲座。此外的辅导读物几乎没有。人们学习《资本论》已经形成热潮，但《资本论》比较难懂，是学习上的一大障碍，迫切需要通俗而具体解说《资本论》三卷的读本。有人曾看过我给福建省直机关讲课的讲稿，感到通俗易懂，对学习《资本论》很有帮助，建议修订出版。应客观实际的要求和出版社的热情约稿，我迅速将《资本论》讲稿进一步整理、修改，命名为《〈资本论〉解说》，起初分5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出版第一册，解说《资本论》第一卷的前半部；1979年出版第二册，解说《资本论》第一卷后半部；1980年出版第三册，解说《资本论》第二卷；1981年和1982年分别解说第三卷，于1982年对三卷《资本论》的解说全部出齐。后因与《资本论》全三卷对应，将《解说》5册合并为3册。在本书出版前后，上海复旦大学的张薰华、洪远朋教授也编写出版了《〈资本论〉提要》三册。

1984年8月17日，《光明日报》“优秀知识分子光荣榜”指出：“陈征教授的《〈资本论〉解说》是我国对《资本论》系统解说的第一部著作，特别是第四、五册（解说第三卷）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由于我自幼攻读文史，中文基础较好，写出的文字简明扼要，准确清晰，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由于反复多次讲授《资本论》，通过解答学生提问，把难点、难句等摸得深透，并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插入有关讲稿之中，经过若干次的反复，虽不算是千锤百炼，但至少也是经过十余遍深入往返研究，整理补充，对初读者确实很有帮助。因此，《〈资本论〉解说》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记得当时有一天，我到火车站去接一位客人，在火车进站后出来的人群中首先看到时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黄明同志。他和我熟悉，见我后抢着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次在北京开会，研究学

习《资本论》，部长在大会上说，大家都说《资本论》看不懂，的确也是。但如果对照陈征写的《〈资本论〉解说》，一段一段地对着认真看，就完全可以弄懂了。”部长在全国会议上的讲话影响力很大。此后，《〈资本论〉解说》一印再印，由初版3000余册增印到14万余册。不少人通过《〈资本论〉解说》看《资本论》，收到很好效果。有的大学生通过《〈资本论〉解说》学习《资本论》考上硕士、博士研究生，后来发展成为著名学者。有人说，《〈资本论〉解说》培养了“一代经济学家”。有的人把学习《资本论》的收获运用到从政从商实际工作中，取得很大成就，成为创造财富的著名企业家或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这就充分显示了《资本论》巨大学术威力和思想作用。《〈资本论〉解说》作为教材被全国各地学校广泛使用，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优秀成果奖、“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奖等国家级、省部级大奖。

这一时期，我于1979年组建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并被选为会长。1981年中国《资本论》研究会成立，我被选为副会长。1981年和1985年两次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同时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83年开始，我连续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1983年被教育部直接批准为教授，1990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3年我由系主任被直接任命为福建师范大学校长。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重任在肩，很难担当，虽夙兴夜寐，也难补遗漏于万一。

为什么改革开放要读《资本论》？《资本论》与改革开放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人们一时弄不清楚的问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资本论》的中心问题，不能否定，但不能因此将它绝对政治化，视为“只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资本主义发展有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称为帝国主义阶段）。马克思处于19世纪中期，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实际出发，分析研究当时以市场为主体的商品经济，研究其经济范畴、客观规律等运动和发展。现在看来，其中所研究的一些范畴和规律，除去其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时期的特征外，对垄断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也是适用的。

君不见，《资本论》中研究的范畴，如商品、货币、价值、价格、工资、利润、资本的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经济分析，以及有关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再生产规律等等，不仅还适用于当今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有许多新情况、新特点，还要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我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观点，这就是：《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经验的总结，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大家想想看，如果我国社会不按价值规律实行商品交换，直接进行产品调配，那将是怎样的结果！实践证明，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行不通的。我想，邓小平同志是精通马克思主义、有高瞻远见的领导者，提出要读《资本论》，就是要从《资本论》的原理出发，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量吸收其中有用的成分，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实践也越来越证明，《资本论》中的一些范畴、规律和基本原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工作实践，完全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英明的预见性和正确性，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至今对我国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是对所谓“《资本论》过时论”的错误谬论一个很好的批驳。现在看来，马克思的理论由于邓小平的正确认识而得以贯彻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邓小平的正确指导使当时中国经济在正确思想指引下得以迅速发展，二者相得益彰。也可以说，邓小平同志是当代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正确运用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的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政策，商品经济还未得到充分发展。要真正搞好改革开放，充分发展商品经济还要做更大的努力。这时我写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数篇文章陆续发表，强调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如《〈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兼驳〈资本论〉过时论》一文，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等观点，文中未提计划经济，以突出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性。该文在《福建论坛》1987年第3期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很大反响。《新华文摘》于同年第4期全文转载。美

国《国际社会经济杂志》(IJSE)把该文译成英文，转载于1991年第9期、第10期合刊。

至此，对《资本论》只能算是“读懂”。要在读懂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读通”的目的，还要做更大的努力。要“读通”《资本论》，就是要根据《资本论》中研究的若干理论，如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工资理论、再生产理论等，弄清楚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例如商品理论，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如何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怎样创造地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新创造、新发展；马克思以后百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上述问题有哪些研究争论和新贡献，当前还有哪些重要的、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等等。一个个专题分别进行，采用历史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分析研究。这就是从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纵向研究，目的是了解过去并为了指导当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由于工作量大，我带领几位研究生共同编写了《〈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与发展》(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冀图达到在弄懂的基础上进一步弄通的目的。这是我国理论界用历史发展过程的方法研究《资本论》有关理论专题的第一部著作，虽然还有不少缺点，确实具有创新意义。后来我看到辽宁刘朝等写的《〈资本论〉与当代若干经济理论热点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也是采用这样的写法，该书比我编写的书迟几年出版，也很有特色，有的章节比我们写得好。我看了以后，十分高兴。

为了达到读懂读通的目的，我主编了两套丛书：一套是《资本论》研究丛书；另一套是《资本论》教学研究参考资料丛书。

在《资本论》研究丛书中，《〈资本论〉解说》和《〈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与发展》，一横一纵，在掌握《资本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弄清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及时提出当前需要研究的新课题；出版的《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上、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90年版)，针对当时存在的争论情况，编选了我们研究《资本论》有关专题论文，着重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编写出版的《评介国外部分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一书(陈征、严正、林述舜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收集介绍国外如英、美、德、日等

国学术界对《资本论》研究状况、人物、学派，主要著作和观点以及学术动态等，并提出我们的评价意见，作为了解国外对《资本论》研究的参考。此书当时在国内来说是第一部，在国内一时也很难找到此类材料。因此该书出版后，受到研究生教学人员的普遍欢迎。据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杨国昌教授见告，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博士点指定该书为博士生的必读参考书。这两部书，着重研究介绍了国内外对《资本论》当前研究的情况和争论问题。当时，我们还拟编写《〈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两本书，着重用理论分析当前的现实经济问题，前者已出版（《〈资本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陈征著，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5 年版），后者因特殊原因，虽已邀请了作者，但至今未能出书。此两书着重解决《资本论》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应用问题。同时，还编写出版了《〈资本论〉辩证法探索》（上册，李建平著，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该书是将《资本论》提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来研究，当时在国内这类书只出三部，需要既懂《资本论》又有哲学专业背景的人担任。《资本论》研究丛书的出版，对《资本论》的来龙去脉、上下左右、国内外，都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最新观点和资料，十分有益于弄通《资本论》。

为了帮助研究者了解我国过去对《资本论》研究的情况，节约读者在查找参考资料时所花费的时间，我们在大量收集、研究取舍的基础上，将当时我国已发表的有关文章编选为《资本论》教学研究参考资料丛书（共 5 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另一套研究资料丛书。该丛书包括：《〈资本论〉研究的目的、对象与方法》《〈资本论〉创作史研究》《〈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论〉第三卷研究》等 5 册，选录了我国学术界已发表的有关研究《资本论》的论文，其中有老一辈的名家如郭大力、王亚南，以及当代名家如苏星、卫兴华等写的有关《资本论》的研究文章，也有当代学坛新秀有见解、有价值的文章。一书在手即可通览过去和当代，为《资本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上述两套丛书（均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既为学习和研究的人弄通《资本论》提供了方便，又开阔了《资本论》研究者的视野，还能

进一步推动他们对《资本论》作更深入的研究。这两套丛书的编写与编选，都是由我并带领我当时的研究生严正、郭铁民以及李建建、蔡秀玲等进行的，只是个别书请有关专业人员写作。

在全国学习《资本论》高潮的背景下，当时的国家教委为了加强《资本论》的教学，委托福建师范大学举办了两期《资本论》教师进修班，参加者共 20 余人。从 1981 年起每期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研读《资本论》并备课，培养了一批《资本论》教学骨干，他们在此后的实际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有力地促进了《资本论》的普及和提高。为了教学工作方便起见，我还组织编写了《简明〈资本论〉辞典》，我任主编，并请顾士明、林健、杨国昌、袁博文、黄强华等任副主编，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 1991 年 1 月出版。此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携带，方便教学，至今仍是国内唯一的一个简明本，颇受读者欢迎。为了使《资本论》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我们还通过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资本论》研究会组织编写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材》，此书我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教材中的资本主义经济部分的四章，浓缩了《资本论》全三卷的基本原理，由我和副会长顾士明分别编写。读完这四章，就可掌握《资本论》全三卷的主要内容。一般的书读一两遍，印象不深，且容易忘记。教材的好处是，每个学生都要认真读，有的部分还要背诵，进行考试。重点要点不知要读多少遍。“幼学如漆”，做学生时将原理读懂弄通记熟，以后工作时就便于运用和研究问题了。将《资本论》基本内容写入经济学教材，是学习、运用、继承、发展的最好办法。此教材已历五版问世近 30 年，目前仍在使用，受到教师和同学们的普遍欢迎，这对于读懂、读通、运用《资本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只是读懂、读通《资本论》是不够的。不能为读书而读书，还要学以致用。在读懂读通《资本论》后，就要运用，而且不能到此为止，还要进一步研究。在此基础上，怎样进一步研究呢？现在看来这种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对《资本论》的版本、译文的研究，要求能有正确的文本提供给人们学习。这是很重要的基础工作，但研究的人不需要太多，有适度的专业理论和高级外语人才工作就可以了。其二，对《资本论》原著内容不同理解的研究，如对书中的某些原理有不同看